

# 登泰山記

馬茂元 王從仁

號稱「五岳獨尊」的泰山，其範圍之廣，勝跡之多，描寫起來決非短短的篇幅所能容納。本文之所以傳為名作，關鍵在於抓住了一般遊客或讀者「會當凌絕頂，一覽眾山小」的迫切心理，將日觀峰作為全文的核心，從而造成本篇在組織結構上主次分明、繁簡適當的特點，也體現出桐城文追求「雅潔」，反對「蕪雜」的當行本色。

本文描寫和敘述相交織，共分四段。作者集中精力刻畫的是第三段的日觀峰日出景色。圍繞這個中心形象的其餘部分，則將描寫滲透在敘述裡，使中心形象更為突出，從而構成有機的整體。

開頭一段，作者蕩開一筆，通過敘述汶水、濟水怎樣分流以及分水界的古長城等，勾勒出泰山的輪廓。用筆簡括，卻將泰山的地形和位置十分清楚地擺在讀者面前了。最後寫日觀峰和古長城的距離，特別指出日觀峰的位置「最高」，這就給他這次遊覽的主要對象安下了伏筆，預示下文發展的方向，這句話很有分量，對全篇起著提綱挈領的作用。

第二段寫登山經過。可以分為三部分：一是由北京到泰安。二是從山麓到山頂。三是到山頂以後所見的景物。在這一段裡，有敘述，有描寫，用筆有條不紊，又極變化之能事。從北京到泰安，作者僅僅敘述了出游的時間和路程。從山麓到山頂，詳細記述了道途的遠近、山路的石級和自己所經由的路線及有關地理知識。登山以後，則完全是描寫憑高俯瞰的景物了。三種不同的寫法，是與作者當時的心理狀態相適應的。作者完全為了游山而來，因此，從北京到泰安途中是無需記述的。到達泰山以後，情況就不同了，由於長期的嚮往，凡是與泰山有關的一切，都有著情感上的聯繫；特別是文人，當他把書本上得到的知識與自己的實地考察相印証時，更會感到親切有味。所以，作者敘述了泰山的三谷和環水、天門，而且寫得那麼輕鬆自然，一點也不使人感到考証的繁冗與乏味，卻透出桐城派強調「義理、辭章、考據」三者合一的文學主張。登山的過程是艱難的，但登上山頂以後，

陡然呈現在眼底的氣象萬千的景物，又激動著他的心。「蒼山負雪，明燭天南。望晚日照城郭，汶水，徂徠如畫，而半山居霧若帶然」，這一明朗而開闊的畫面，正是自然景物使作者心花怒放的形象概括。文章發展到這裡，就很自然地由遠及近，由略及詳，逐漸過渡到下文日觀峰的集中描繪了。

日觀峰的描寫，時間上不過是日出前後的一剎那。就在這一剎那間，白茫茫的雲霧卻變成了五彩的明艷朝霞，「白若擣蒲」的雪山卻變成了絳皓斑駁的五光十色，天空升起了一輪「正赤如丹」的初日，遙遠的大海上蕩漾著閃動的紅光。所有這一切無不在作者筆底跳躍著，變化著。這一活的形象的塑造，當然是以日出為關鍵，而這一形象之所以豐富多采，和作為時令特徵的雪是分不開的。

描寫日觀峰日出奇景之後，第四段裡，先敘述山上所見到的一些建築和古跡。這些東西都點綴在日觀亭附近或是作者從日觀亭下來時路上所見的，與日觀峰有著密切聯繫。然後，再綜述泰山景象，著重介紹山的特點。最後，仍然突出「至日觀數里內無樹，而雪與人膝齊」，和前面相呼應，用來結束全篇。這樣不但使文章顯得結構謹嚴，而且全篇脈絡通貫，給人以神完氣足的感覺。這正是桐城派當行本色之所在。

（引自《古文鑒賞大辭典》，浙江教育出版社，1995年3月版）